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坡集卷

三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戴衢亨

謄錄監生臣李大綬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卷二十七

宋 姚勉 撰

狀

辭免召赴行在申省狀

丙辰九月

八月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
召某赴行在者某伏以予琴未和豈忍為問仕之謀飛
詔鼎來乃遽忝起家之召君命不容於俟駕私心猶切

於循墻輒干越制之誅庸瀝陳情之懇伏念某無庸謏
學偶玷末科益盜易盈不易時而遇變斗升弗養顧何
意於求榮吉任彊更墓廬忍釋雖移孝之天不泯而事
君之日尚長不欲為光範之干政恐誤公車之渥書不
通而廢例在衛涇之本志自甘服纜闕而蒙恩何汝愚
之故事敢望輒加異數豈協羣言况以非才方茲學政
所合竭勞於外服詎宜承寵於中宸身戀松楸願且俟
及期之戍心傾葵藿尚能輸報國之忠所有省劄未敢

祇拜除已寄瑞州軍資庫外謹具狀申聞欲望公朝特
賜敷奏收回成命俾某仍舊待鎮東軍兩年之闕到赴
任須至申聞者

赴正字召中途上書而歸申省狀

八月二十五日伏準省劄八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召
某赴行在繼即具劄子辭免九月十八日得旨不允九
月十九日三省再奉聖旨除某秘書省正字某上誤隆
知靡容力避已祇召命行至半途適驟感于外邪致有

傷於元氣患衝心腹痛絞肺肝恐循至於膏肓盍速加
於針砭但念奔馳道路未有良醫不如退屏山林可求
善藥豈容愒日惟有籲天深慮薄命之頭顱難刺清班
之人物願收成渙特畀嶽祠昔蘇洵雖辭省掖之招於
仁祖尚有封章之獻輒援是例附進以書欲望公朝特
賜敷奏微忠拳懇或逃出位之誅弱體康強尚有事君
之日

得旨責任僉判一次申省狀

丁巳正月

今月十九日伏準省劄脩載臺䟽寢某新命且今任命
判一次某櫻鱗抗䟽當從四裔之投濯髮數愆姑邵九
關之入俾且循於外服猶曲徇於初心罪極丘山罰無
毫髮伏念某養親弗逮從仕難任特因存拜於宸恩弗
敢固違於君命不圖跋草之際遽有采薪之憂竒蹇背
時莫趨班底戇忠憂治輒奏囊封例汝愚而賜名則不
稱所蒙援蘇洵而上書則頗鄰於僭宜干誅斥果玷抨
彈自憐極陋以至愚莫察平時之隱慝至茲循省惕若

戰兢雖嘗掛京類之名不過就類申之試惡不知其日積事乃若於風聞至於輒肆驕矜唐浮華之進士妄自標榜漢狂激之黨人為唐進士則自累其良心為漢黨人則有關於世道積悔尤而至此速罪戾以若何尚敢冒進瞽言極陳時事宜伏妄言之罪亟加遠竄之刑但寢名綸允為輕典同罪伏儕於善類小愆亦福於微軀養痼疾於山林其何能淑懷寸忠於猷畝永矢弗諉所有省劄謹以祇受

辭免校書郎申省狀

己未十一月

排姦抗䟽曾為曲突之憂更化用賢亦玷招旌之列顧
小材之弗稱蒙異渥以奚勝但當四郊多壘之秋殆匪
三命循墻之日惟適么微之分庶全出處之宜伏念某
癸丑叨恩丙辰誤召遇憸壬之竊政凜憂愛之盈懷既
斥逐正人能不斷國家之脉而壅防言路得無睽上下
之情此而弗言孰不可忍遂援先儒辭召之故事轉求
宰臣上達于奏篇引疾歸家杜門省咎雖山林之窮處

寧猷畝之少忘微臣不幸而受知言之名天下乃幾於
遭誤國之禍神衷造斷豈容雲霧之蔽蒙宗社有靈忽
喜乾坤之旋轉大姦遽拔賢相並登翕然茅茹之俱連
胡爾菲葑之亦采某遭逢景運涵泳深恩願造清朝豈
甘索隱然尚无州縣一日之考恐難堪館閣四庫之除
朋字猶存未足當劉晏之正字異書欠讀何敢辱更生
之校書既招貪榮冒寵之譏復有辭卑居尊之誚未容
躡受所合自量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真

材或不棄於淺聞姑俾仍於舊貫愛之以德倘少矜恬
退之忱進則盡忠敢不竭糜捐之節所有省劄未敢祇
受已於今月十五日望闕謝恩訖謹具狀申聞欲乞只
以秘書省正字本官賜召庶得允當

辭免再除校書郎申省狀

庚申
六月

今月七日恭準尚書劄省除某校書郎者某竊謂安分
循常古人所尚貪榮嗜進識者攸譏揆義未安漚忱以
控某昨叨收召特畀校讐嘗丐就於元班幸獲從於愚

欲曾歷時之未久乃誤渥之仍頌是少忍於須臾即可
超於等級內有躡遷之實利外存能遜之虛名所學謂
何而偽若是况大明黜陟之日丕變澆風方顯旌恬退
之流率先列位倘茲躁競能不悚慚徒負初心何裨治
世仰祈鈞念敷奏宸聽毋懷反汗之嫌曲徇由衷之請
俟其日月之稍積承茲雨露以何辭後進徐驅庶不失
夷途之軌深培久種或能收實地之功

再辭免校書郎申省狀

今月初八日嘗具狀辭免新除校書郎初十日再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者伏以官卑位下固知頻異之貽愆分薄命寒終覺蹈常之為得不睽再三之瀆敢希萬一之從伏念某微科雖曰八年外考初無一日未躋中秘已是異恩曾閱歷之幾何而校讐之重畀前已辭而今受名雖遜而實貪公論謂何私心甚媿矧生在瑞陽之地乃近罹兵燹之殃生靈化為魚肉而救之不能族黨戕於戈父而仇之未復正內有創殘之

痛豈自求榮進之時真弗遑安初非為偽既顛天而未
應愈踏地而靡容再此陳情期於得請仰求敷奏俯遂
懇祈倘不棄於賤庸姑少遲於歲月誓堅素節仰答洪
私違命干誅席藁拱需於鈇鉞矜從愚欲懷鉛仰戴于
陶鈞

辭免兼太子舍人申省狀

庚申
六月

今月十八日伏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御筆除某兼
太子舍人者伏以肇開儲禁永扶皇極之尊妙東宮僚

當極天下之選豈伊庸謬誤在招延伏念某曩以謏材
忝膺親擢允謂非常之遇每懷莫報之恩誓當竭節以
盡忠何敢辭難而避事然而進當以序志匪貪榮仕三
月而升天祿之班已虞不稱居數日而列承華之屬愈
媿無堪方上嗣之優崇求端士以衛翼師賓輔德已皆
元豐馬呂其人講讀建官亦皆紹興朱范之輩獨是令
書表啓之任盍先德行文學之科廁庸淺于羣賢恐沸
騰于衆論張華在西晉為博洽之士故以是職而起家

顧榮於南土有秀望之稱故處此官而得譽靖惟何者
豈足當之一懷超躡之愆二有曠瘵之懼未容忝冒倍
切戰兢欲望清朝奏陳丹宸收回成命別擇真材知道
德者與游安有思庶之學成羽翼而難動但同商皓之
心

再辭免太子舍人申省狀

六月二十一日

伏以固邦本者元良允孚衆望選天下之端士難雜庸
才辭不獲俞色徒增愧自憐鷲樸雖久懷范鎮寅亮之

心但念迂愚安可玷十朋良翰之列以茲未敢匪曰弗
恭欲望公朝重為敷奏小臣等輩蓋車載而斗量儲禁案
察必金相而玉映欲當其任願簡厥修彼義府奸佞之
流固非所取若杜錫忠規之士何患其無

辭免兼沂邳講官申省狀

嘗謂得新忘故者固媮薄之習辭小受大者亦奔競之
風然而義有所不可兼情有所不容已輒伸悃幅仰瀆
清明某昨班秘庭兼講蕃府雖有供奉薄賙窶貧既列

屬於青宮難通交於朱邸易生罅隙當別嫌微庶無共
二之羞亦免求多之責謹具公狀仰申廟朝欲乞敷奏
免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別選班行之彥往橫邸第之經
容某專一供上件太子舍人職事

已未十月辭添差處州通判申本州狀

今月十八日伏準使府發下遞至尚書省省劄九月四
日三省同奉聖旨除某通判處州仍釐務者某伏念上
恩未報固懷戀闕之忱寵數過優亦動循墻之念盖有

非常之彥乃堪不次之除自顧何人曷當是選竊惟員外置之佐郡以居朝下出之士班某但叨讐正之虛稱曾無閱歷之實跡一朝冒此衆論謂何雖在國初每除別駕然偶失張齊賢之選通榜盡除其後因歐陽修之言此例遂改蓋謂初登仕版即予高官未能涵養以成材徒使奔競而敗俗董德元之七年叅政漫為識者之羞張師德之兩及相門祇重先賢之歎某初非拒命所願循常倘科目稍前者猶此貪榮則名第偶卑者若何

望進未容躡取決不敢當欲望使州為申朝省乞收成
命改畀名流忍饑寒而讀書方思學政厲忠清而報國
終不忘君所有省劄未敢祇受謹寄留本州軍資庫須
至申聞者

轉官乞回授祖申省狀

覲賞貪榮素匪平生之志報本反始願推孝治之恩謹
瀝愚忱上干穹聽某誤叨宸渥未綴宮僚方懼罔功例
叨進秩辭則近於立異受則是謂躡遷自權其宜輒控

所請伏念某家習鉛槧代有簪纓雖未至於顯官亦相承於仕籍獨惟大父窮老書窓謾叨四舉之恩莫遂一階之願留其簡冊遺之子孫某忝竊異科濫躋中秘幸遇明禋之大需獲蒙賁贈於慈闈以至糟糠之妻亦霑隴墓之澤追想如存之先志亦必念親願回濫轉之一資用而尊祖庶幽明之兩得合前後以相輝其求蓋亦異求所望而非敢望官卑職小固未當二代之封德厚恩深庶或被九原之寵仰祈敷奏俯賜矜從願移孝以

為忠告捐軀而報國

陳實年甲申省狀

庚申

應舉不增歲數見前輩無欺君之心在籍而無官年驗
先儒有枕意之學知而故犯罪在不原伏念某方當弱冠
之年尚為舉子之學道心未固人爵是貪想發於衷神
授之夢告之君第千中一之語繼以臣年二十三之詩
事乃不然志猶未已每逢詔歲必用此年後當三十八
之時始玷五百人之選乃知二字與八皆以兩畫成文

但顛倒其辭以相愚不漏泄此機而明示事皆前定何
煩躁競之求心乃自欺夫豈忠忱之實常懷不滿屢欲
自陳倘改過之尚稽是懷諼而未已小人之朋奸罔上
何所不為異時之致仕引年豈能知止其害甚大於義
弗安謹具狀申明欲望公朝特與敷奏送所屬於仕籍
內將年甲改正所有前此欺罔之罪拱俟誅斥

雪坡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卷二十八

宋 姚勉 撰

書

上丞相謝瀆山書

癸丑

某不避譴何輒控由衷之懇干溷鈞聽某循閱舊比例
納公劄干乞陶鑄某今所請則異於斯某生長瑞陽瑞
之貢額素狹終場近三千人而與貢之數僅八六之經

而缺其二詞賦二千餘人而取其四英才多困職此之由每歲大比四散溢出而試于諸路于監于漕得雋者常數十人則瑞亦不可謂無才之郡也端平初詔天下增貢額江西諸郡袁首增其二洪繼增其三瑞去天遠獨不能請瑞距臨江止九十里終場人數相埒而臨江貢士三十二人多瑞三倍此所以不能無不均之歎也某來奉大對時父某謂某曰吾兒若能至前名當折資受官乞增本州文解父教如此茲者誤恩首第某何敢

背父之訓竊為已榮某今合得承事郎出身願從第二
人恩例止受文林郎而以承事至儒林四資易增本州
四名文解庶幾六經可全而詞賦亦不至重困某之所
乞固前此所無之例而亦後此不可援之例大丞相奏
而行之是即所謂例也某又恭念鄉邦舊號近上嫌名
上即位初瑞產神芝以昭天命於是易賜今名以瑞此
非他郡比也上紹寶圖三十年必世之仁洽於天下瑞
倘可因是而拜上之仁乎與其使某以瑞之一士而獨

拜異恩不若使瑞以一邦之士而皆拜異恩獨拜者其
恩小皆拜者其恩大某非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念鄉
邦人士之久阨且父之教然也不能遵父之教是不孝
於親矣不能推上之恩是不忠於君矣惟大丞相矜念
而惠從之某退屏山林甘老選調九隕無悔廣明聖之
德惠遐遠之士抑奔競之風一舉而三美具惟大丞相
圖之干犯鈞嚴某下情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上大參徐意壹書

某不避譴何僭有由衷之懇干溷鈞聽仰祈矜察某生
長瑞陽維邑之高安實先正太師國公舊治之境台星
聚照今人仰望其餘光而歌詠之甘棠蔽芾之陰大參
必惠而念之也某敢僭倘乞以官回授其親朝廷固有
例可從也然某之父欲為鄉里計而不為己計縱以官
乞回授必非所樂也某近得家書又蒙父訓曰增解事
不可不力請莫問做官但須行好事則父之意可見也
大凡孝在養志以官易貢父意如此是亦以官回授其

親之例矣朝廷以孝治天下能無念之乎一可以惠遠
方窮阨之才二可以遂人子養志之請幸圖利之倘或
不然某將無辭以復於大人惟有不受闕而去耳某又
竊念鄉邦舊號近上嫌名上即位初瑞產神芝以昭文
命於是易賜今名以瑞上紹寶圖今三十載仁洽天下
瑞倘可因是而拜上之仁乎瑞蕞爾邦而聖君賢相發
祥儲祉之地皆於此乎寓信非他邦比也惟大參相公
矜察先正太師甘棠之舊因其親以及人之親而惠顧

之干犯威嚴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與蔡中岳書

丙辰
八月

某中浣日伏願七月二十及是月初四日書及二十五日省遞至又得初五日書五六日間三捧寶翰恍然如對玉峙喜慰當如之何某伏蒙誤恩召赴闕下推原所自實由尊公大參吹送之力尊年丈揄揚之賜感佩盛心未易云喻其何足以當此又何足以報此雖然某尚竊有請焉非執事其誰與歸某薄命多艱僅竊末第歸

不一月即罹大禍謀仕者所以為親計祿不及養疾首痛心其視尊年丈身掇高科青衫綠服備天下之三樂者何可企及今茲某雖不敢過先王之制強已從吉然一念及仕即覺泣然有痛於心是以從吉雖在二月朔而畧不暇于廟堂求一小小差遣者此故之以也矩相以其不通書歸投予之兩年越幕之闕雖欲以相困在某適得所願故省劄之至以其闕遠欣然受之茲辱賜名之恩拜尊公大參力薦上前之賜以君子得輿之日

善類交集此正邦有道則仕之時走趨闕庭齒下士之列固所深願第某區區愚慮有未可者某祿未逮親未忍問仕其有請焉某之鄉邦解額素狹終場共三千人而貢之僅數八六經而缺其二詩賦二千餘人而取其四以是人才多困瑞距臨江止九十里臨江貢士三十二人多瑞三倍端平初天下增貢士額江西諸郡表首增其二洪繼增其三瑞獨不能請每歲大比惟有四散溢出而試於諸路耳瑞之士所以為甚可憫也某來奏

對時父某謂某苟在前名當折資受官而以一官為鄉
邦易增一解某今叨忝首第何敢背父之教徒求已榮
某今得承事郎出身願從第二人恩例止受文林郎而
以承事郎至儒林四資易增本州四名文解庶幾六經
可全而詞賦亦不至重困謹已納劄廟堂蒙大丞相鈞
判聚呈候奏用敢再瀆鈞嚴欲乞合處會言之際推天
地造化之仁而成就之則鄉邦拜賜某不勝幸甚或者
謂某曰恐如此是乃後人不可援之例朝廷必難其從

是大不然使第一人而必增解是壞例也今某欲以減官而增之他日為第一人者承事郎之恩例自若也而何壞例之有乎又前此固有不願受官而乞回授父祖者朝廷每從其請某不可者一未服外勞驟然起家恐物論未允雖有福王故事某何敢企先正之萬一此未可者二某家貧無田可耕又念族序皆出同祖不忍異爨藜羹蔬粥相與同之食指凡四百皆仰給於某一日舍而出仕復無以為贍可勝嗷嗷某有庶弟未婚有伯

父位從妹未嫁留之以居不可挈之而行不可必及時
為畢婚嫁而又非窶貧者旦夕之所可為其未可者三
某有婦翁識某於賤貧妻之以子意殊可感去年不幸
即世臨終付某以身後之事方以今冬為之舉襄若汲
汲宦馳委而弗顧即是不可以託六尺之孤以此事君
又將安用某自惟竊祿希榮此事甚眇而天理人情之
有不容不然者所繫却大且當為其所當為而身之仕
否不足計是以召命未敢祇拜且乞就鎮東僉幕明年

十二月之闕真情所發非敢為是矯也主上親擢之恩
豈容不報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既已為臣父母不
得而子故願盡吾之所以事親也而後出事吾君耳過
庭之際為道以忱得如所請幸甚

再答蔡中岳書

某伏被賜書且以尊道集及金陵問目為寄齋心伏讀
書喜慰殆不可量有以知見道之明而衛道之嚴也昨
有自閩來者亦頗能言尊年丈辨折三心之說道其畧

而其詳未之覩某欲見此不啻饑渴無從得之繼有自
雙峰來得其所刊本講意雖畧加改正而三心之說尚
存某深謂不然即以告之朋友夫文公所謂察乎二者
之間非謂察乎二心之間也使果謂察乎二心之間固
不無疑而文公素無此論尚何疑哉夫不能察則人心
也察則道心矣豈復他有心以察道心乎操則存舍則
亡舍則人心操則道心今之操者即操前之舍者也學
問之道求放心放心則人心求則道心今之求者即求前

之放者也人心生於氣形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當以先後論而不當以對待論道心流則人心人心復則道心吾見其一心耳尚何以三心疑哉伏讀與葉平齋之書蓋皆某之所欲言者一辭不悖於理欽服降歎方今學者之失在於欲自名家突出先儒之上不知文公精思熟講立言以詔後之人其用功蓋非一日安得復有訛舛後學由此求之不啻足矣何以立異論為趙庸齋博學雄文忠忱清節不可謂非今之賢君子其失在

得於愛徐太過耳蓋亦識之未破君子可欺以其方也
得一明者覺之安知不幡然而改其延屈雙峰俾正講席
蓋覺之一機在是雙峯輕於放過此蓋恐拂其情不復
有不直則道不見之慮耳雖然見道則不可不明衛道
則不可不嚴也大道所關豈可以異端惑公論所在豈
可以私情撓不然文公何必切切與陸氏辨哉大兄驅
同室之干戈為聖門而立幟斯道幸甚願終始主張之
某雖不敏請橐鞬以從

答蕭大山國史

某於先生弟子行也弟子事先生當不遠千里而往拜
去先生二百里不能往拜先生乃先賜之書先生之求
於後進甚於後進之求先生如某不敏何求乎友而不
能施已不可况弟子行乎某之罪大矣先生又遜筆墨
而命之文奚敢哉先生古之人也古之文也文章為當
今第一人言必可以行世傳後舍先生其誰屬而先
生輕以許之大懼不敢當謹以辭諸執事惟先生自當

是筆昭勒雄製某亦受教焉不敢僭也先生倘不鄙夷
之許其卒為弟子則某憂患稍間尚當背負荆篲以進
謝於庭下再拜入文章門戶先覺覺後或有所知則作
丘明之傳以依夫子之經他日或可能也今則決不敢
惟先生亮之

雪坡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卷二十九

宋 姚勉 撰

書

上丞相程訥齋書

丙辰附上
饒驛遞

某聞相天下無他道曰受而已盡受之道賢相之事業
備焉曷謂受受天下之材受天下之言是也書曰翕受
敷施九德咸事此受材之說臯陶之所以相舜也又曰

予旦已受人之蔽言咸告孺子王矣此受言之說周公之所以相成王也在天子之朝廷者九德備而後可合而受之皆布在列天下必無遺材矣下受人之善言而上告之君使人之言皆得達於上天下必無棄言矣夫臯陶周公豈其材不足以運動一世而必待受人材以為用受人言以為助哉蓋獨有其已則小而私兼有諸人則大而公也能大而公斯謂之有宰相之度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聖人取斯言載之大學平天下之章政謂平天下者人君之事而相人君以平天下者宰相之事斯言蓋專為宰相發也為相者亦何必他有材智而後曰賢哉能盡是道足矣某觀大丞相未秉國鈞以前休休有容之度天下知之不待相而後見也所謂天下人材平日切切然以為已任而所謂言者蓋前此身為諍臣之時以此責難

於君責備於相者昔責人今受責也近朝廷所召法從諸賢雖皆有所顧忌未肯盡至然自卿監以下至於館學亦未為盡無賢者也言議之臣雖未得盡為蹇諤而能言者亦尚多也此亦大丞相畧試之效也然而比者以來在下位二三忠賢何為相繼盡以人言斥去而素有德望之重臣亦以道不合而遂行夫在外者名之而不來政以在內者為占也不畏殺麇毀卵麟鳳為之不集乎三學上書言事不過草茅之狂耳要其本心無非

忠於為國蓋自甲辰乙巳年間朝廷容養公論之氣至
於此矣平日容養而作成之今乃痛加排抑立石以戒
方來屏斥以懲既往此二事蓋京檜佞遠之時所為耳
晉欒武子曰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以大丞相秉國鈞
之日而有立石三學屏斥羣士之事可乎哉他日史官
書之具有歲月豈不重為賢相累乎今天下之人皆以
為非而不以怨大丞相者知非吾相本心耳然亦以不
能救止為大丞相惜也大丞相天下善類宗主豈得以

非出己意自諉乎過歸君父尤不可矣上書言事者既加以罪而斥逐雖不次拔擢經明行修之士欲以慰悅人心是無異大箠擊而小拊摩也賢者豈屑於得此哉天下固有視死如歸甘戮如飴不畏禍患之人然亦多有頑頓無耻貪得思進志在富貴之輩此風一熾將恐所失者皆賢所得者皆不肖矣為天下國家者又何賴於不肖哉日甚一日事勢將不止此此某所以日夜痛心疾首以歎以泣寢食為之俱廢也伏被召恩承命遵

道亦欲一對吾君見吾相為天下極言其不可既已至半途矣憂患日熏其心霜露日侵其體遽有寒疾不能造朝引領向東涕泗如雨然所懷不得一吐亦不自安伏見前朝蘇老泉先生以韓魏國諸公薦試舍人院雖辭召不往亦有上仁宗皇帝一書某敢援是例輒附囊封以進某有采薪之憂不能親投之匭伏惟大丞相以韓魏公自處為之繳奏得達聖聰九殞不悔某之此舉狂僭為甚恃大丞相以虛受人容納謙直必能轉以上

聞某之不材於九德不有其一不敢望在俞受敷施百僚師師之列但狂妄之言得以轉達是即大丞相受人之言而告之王也繼自今天下無遺材無棄言大丞相遂為賢相之事業千萬世之下有所誇誦謂其至公至大有宰相之度如臯陶周公之於舜成王而欲肆京檜佞遠之毒者無所施其巧力宗社之福也大丞相之美也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大丞相當之矣易之剝上九一文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世道今五陰

剝矣獨大丞相為碩果使君子得與而小人之廬遂剝
轉移機括是在密庸之妙大丞相無所辭焉某冒觸霆
威萬死不贖屏伏田野以俟斧誅

上丞相吳履齋書

庚申三月十日

某等竊觀大丞相再秉鈞軸以來聚衆賢闢言路遂使
天下之勢震撼者漸定危棘者向安非大宰相扶持公
道之力不至此某等所以深幸善類之得所依也昨者
伏見國子博士而下數人以上書言事不遂相率去國

此恐非明時所宜有大宰相平日為善類宗王而可聽其若此乎諸學官之所指者五人其甚蓋董宋臣也一闈不去而諸學官去此事可書史冊否乎今雖委司業留之然一闈未去決無可留之理大宰相何可不為天下去之乎此宰相職也責君令狀以警史志聰宰相文潞公也押空頭勅以去任守忠宰相韓魏公也馮益招劉豫之侮其罪當斬特以曖昧未明與外祠而黜遠之宰相趙忠簡公也大宰相立心豈在先正諸公下此事

可遜不為乎此閣去則諸學官自留矣大宰相如曰吾
欲除去之但恐上以為外庭有黨是避嫌也今豈避嫌
日乎大宰相欲收召前此諸賢則曰吾欲避主譁競朋
比之嫌今又曰黨之嫌當避是進賢退不肖之職皆不
得行也可乎哉學官去則諸生必皆為師儒而去朝行
間亦必有為善類而去失人心虧國體所繫不細若歷
年不能拔之疽根一旦而拔於大宰相之手民心悅而
天意得內患去而外難消乃必然之理此宗社無疆之

福也亦永有令聞大宰相亟圖利之

上丞相賈秋壑書

庚申六月

某聞古之時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既乃以五百金市駿骨以歸好千里馬之念一形不暮年而千里之馬三至郭隗舉是說以告燕昭于是禮士自隗始而樂毅等皆集此戰國諸侯事也况用天下者乎恭惟大丞相正位鈞軸以來首獎恬退而抑奔競古潛之趙為秘書廬陵之歐陽為史館長沙之陳為掌故皆天下所謂恬退

士也然召之而未至趣之而未行夫彼皆千里馬也而未至未行無乃市駿骨之意未白乎某願為郭隗可乎某非欲如隗之求異禮也第欲成恬退之風者自某始也某之辭校書郎至再矣而朝廷未之許是朝廷獎諸賢之恬退者雖欲以抑奔競而不許某以恬退者實以倡奔競也而可乎某竊末第者雖八年歷外考者無一日未有一日考而躡中秘未閱三月久而進一階謂非奔競不可也朝廷方以恬退召諸賢而某以奔競壞之

非所以風在位也亦非所以來諸賢也孰在徇某之請而使之進退辭受不失其正之為得乎某之請不行則天下之人將曰朝廷之獎恬退者名焉而已矣姚某之辭校書者偽焉而已矣奔競者將日至恬退者將日遠所召之諸賢未必其來也某之請若行則天下之人將曰朝廷之獎恬退非名矣姚某之辭校書者亦非偽矣恬退者必日勸奔競者必日懲所召之諸賢庶幾其來也所得者必千里馬而非止於駿骨矣豈止如樂毅輩

哉惟大丞相念之有關於風俗不細干冒威嚴俯伏待
罪

雪坡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卷三十

宋 姚勉 撰

書

上大參蔡久軒書

丙辰十月
二月

某比僭拜書伏塵賜答茲不敢縷叙以瀆師聽某仰蒙
憐念榻前力薦遂忝召恩祿不逮親本不忍問仕第以
殊恩深異且先生在某不敢不一來初離鄉邦則聞有

立石三學之事某已悔其出矣行至臨川見屏斥學校士類之報私心大為之傷痛上三十三年如天之度未嘗有是也小人誤之以至於此亦欲到京流涕痛哭一言而去又聞先生以道去國而未見報及至上饒得觀所傳御批則知時事大異夫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生此去甚合于道而乃以為此風不可長然則貪榮嗜進頑鈍無恥此風顧可長哉先生既不在朝某安可一日與羣小並立已決意不復出仕歸讀先聖

賢書竟買舟自信江西去矣然欲吐之忠滿懷憂愛不能自默妄援蘇老泉先生以疾辭召試上書仁宗故事僭作一書與申省辭免狀偕往廟堂懇訥齋丞相以韓魏公例為之轉以上聞聞與不聞却在丞相某但欲盡吾心之所安耳非不欲到京後言然候班對則尚遠請賜對則必為羣小所遏絕近時欲言而不得者不知幾人矣某不欲更犯此陷阱枉為所誣讎而去則心事不能以自明故不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生以大臣去

國猶以為此風不可長某螻螻小臣若一言竟去得禍必重他日開嶺海之路者自某始是某招禍於善類也及河而反庶可以自靖矣亦知先生取道自信歸閩某欲小候但某既有封事不欲使羣小謂先生與某商量做來則門弟子重為先生累故亦不敢伺見三年不得承警欵一旦相隔止百十里許又不得一親炙而行天也如何以泣以歎先生歸在雲谷之下某明年春專自寒鄉徑往一拜師門庶可小留以卒業亦不在今日一

見也第恐某拒違君命犯觸時諱或至竄斥則所願不
得遂耳儻藉庇存得免於罪躬執杖屨茲不遠矣預切
欣忭書藁未達君父不敢拜呈等乞鈞察天氣栗烈伏
惟為宗社道統壽重里有委役某恭承

與佑神蔡仁齋書

某拜別道德之誨已三載蒙恩祇召亦謂即可遂一答
拜行至上饒去天已半忽覩邸報則知尊公大參先生
以道去國此舉勇甚近時不能明去就之義者皆媿矣

不惟見先生與近時諸公不同亦以見魏公有南軒之
子贊決之力高於庸俗千萬也甚盛甚休欽羨欽羨先
生既已去國某安肯一日與羣小並立乎其位已決意
不復出仕歸山林中讀書然愛君忠忱不能自己妄援
蘇老泉以疾辭召上仁宗皇帝書故事作一小書極言
時事却不敢激訐但以用人聽言立說願保持初意書
未上達不敢以藁拜呈恐流於訕上訥齋一書及申省
辭命乞嶽祠劄子却別紙錄呈大槩封事之意與上丞

相書其意皆同但丞相之書辭稍勁封事則微婉告君之體不容不爾也轉以上聞與否却在丞相某但欲盡其在我以求此心之所安某非不欲到京後言但近時能言之士往往未及一言即為羣小遏絕先得罪去某苟至此心迹無以自明故不若不落其阱為是聖賢之學最要明出處兩字文公先生釋不入不居之章有曰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無可去之理但在外則不入可也蘧伯玉可卷而懷之亦聖門所深取故某日夜忖

思中道見幾而作未失及河而反之義是以翩然自信
江竟歸尊兄其許之否某昨在上饒邦侯陳寺丞處見
尊年丈書亦知旆從取道由此自當伺候一見但不欲
羣小騰謗謂某中道見尊公大參而後去所上封事乃
商量為之如此則某重為師門累故叔向不告免焉伏
祈尊察某明年春儻不以罪斥嶺海即自家山徑拜門
墻則是時進而請益於師退而就正於友某樂也賢於
與羣小並立遠矣幸終教之臨行忿忿拜字不肅等惟

賜之矜恕

某平時於天人二爵看破極分曉區區一官棄之猶
敝屣欣然于心若使某貪榮嗜進阿附今之權姦以
希不次之擢有死而已某不能也歸家杜門讀書其
樂甚大伏乞照察

通侍郎年存齋書

某門生也當時修起居之禮而八年山林不能布一武
於庭拜一字於几負罪萬萬雖然事師者必有以不辱

於師之門不在於以世俗之禮事也迹之踈先生必不
罪心之親先生必有以知我矣某癸丑別丈席後即嬰
大故忍不死丙辰服闋冬祇召道聞巨姦得政不欲前
驛奏一封懇程相國轉聞引疾徑歸席藁俟罪至正月
遂得寢命之効初以韓愈得出宣公之門自竒至是又
以韓非得附老子之傳自慶不自意有此遭逢之幸也
先生清標勁節天下所知彼何人斯乃敢汙白圭之白
莫不為先生憤而某則獨為先生賀也夫以脫鞵亭一

記取禍公論日月萬世杲晰綠野午橋何以異金馬玉
堂哉抑今之時則不當聽先生綠野午橋也朝有杜富
韓范邊無契丹元昊倚需環召以重朝廷疽根已除正
氣斯復某每食必禱深念不可久曠門弟子之禮獨貧
不能遣使輒恭咫尺託同年丈子及翁拜之簡慢有誅
曲祈矜恕晚春漸暑伏惟為斯世斯文壽愛即霽霖雨
以澤四海某不勝拳拳

與計院王南山書

某至敬無文弗敢為世俗寒暄浮語以溷宗聽仰祈宥
察某拜別朝槩積歲仰與山高中間先生以外庸課最
入六院不能賀繼聞以太夫人憂去國不能弔二罪併
糾其又奚辭茲審已御祥琴即膺召綍某不特為左右
慶蓋將為天下慶先生文章之言語妙天下剛直之風
采動朝端舉世謂寶祐之王洪必繼端平之王洪矣洪
竟以朝陽鳳鳴而王素之鷗乃暫斂其翮鍛而未擊中
外之望尚孤也雖然先生謂履齋毋與噲伍之言世皆

播誦使斯言早行豈至大壞極弊若此之甚耶是又可
惜也抑熙豐諸人破壞灼爛至於不可收拾又必賴元
祐諸賢徐起而拯救之巧匠恐不應久袖縮於不善為
斷者之旁也昨嘗與鄒學錄丈話及仁祖時有吳正言
嘗為審刑官奏議可上心將除御史未幾以憂去然數
年後亦除言官以此見合作官職自是推不去此事甚
與先生前日類前者類後者亦必類矣第不知先生當
今之時得前之位法筵龍象之所觀何義為第一乎卧

庵膝吟靜觀羣動必有偉見儻可教之否某養親不及
問仕無心獨以上恩未酬去秋誤召辭不獲免冬強一
行纔至半塗時事駭人憂感至疾不能前往深知主上
聰明偶為羣小所誤又不得自默拜疏以聞而竟歸故
山閉門俟罪罪大罰小僅從寢命愈切悚惶益密益深
以恐以懼第方苟安藜羹藿粥之粗遣而又有荆釵布
裙之深悲憂患相仍情味日惡雖素難而行無可尤怨
亦切自痛也先生豈無可以玉其貧賤憂戚者乎願安

承教茲因鄒學錄丈往賀趙侯開藩知必到廡下以拜
輒附狀以訊起居窮約之中更無可以侑書者然苞苴
之講亦非所以事先生不惟無之有亦不敢伏丐重察

與蔡佑神公亮書

某久不拜君子動靜之問仰心渴如中間甚欲一造門
牆謁侍尊公大參相公先生就訪南軒於魏公之側以
遂承師親友之志念此久矣薄命多蹇厄會日殷去年
春而有悼亡之悲今年春而有哭弟之戚家素貧嗷嗷

數百指待食於某而又懼此患苦身單子幼叔出而無
季處安可遠役於是此願未克即償遐想尊年契兄於
家庭父子唯諾之間皆聖賢道德性命之奧其樂不可
量也時事日異於前惟有掩耳不敢聞閉口不敢語而
憂則不少忘而已在畝畝間惟知農事春旱久種幾不
入土初夏之末方雨秧苗已老入田穉不復長穎粟甚
稀秋穫可十分之五糴五百萬二在江西鄉間乃當四
十萬常歲苗斛七萬耳必六其七乃可足殫其地之出

竭其廬之入不能也明年殆無粟可食矣某若不為餓
殍必亦流民之一也能無憂乎杜門林棲不敢交人事
然時報亦竊聞一二向覩除目見尊年兄有泉臺幹官
之命尊年兄其亦肯屑於一出乎將朝家不欲使賢者
久閒邪人皆山林誰其為國家辦事固不可皆不出然
今日風俗濶倒甚矣所賴為君子者立脚堅牢少為之
砥柱庶幾猶可以救貪得嗜進頑鈍亡耻之風此某之
拳拳仰望於兄者惟執事謹之重之天下宗師之家大

賢執政之子甲科名勝之流舉世之所瞻望焉者恐不假乎祿仕也某極貧為貧固亦可仕然決不敢枉道以信身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惟高明察之尊年契兄識見超然必有以處此烏用某僭愛而莫助聊復覩縷耳游之道久客高安聞其歸趨秋試因便奉書以溷執事恨不能細有便風幸乞時有以教之

與節幹鄒仲遠書

某至欽尚質不敢為世俗寒暄問候語以瀆尊覽首祈

垂照某拜別教誨忍數年矣伏自江臯奉餞朝帆蒙被
贈處之言以為針訂頑愚之藥石至今誦憶不敢忘徒
以出處殊塗去仕國復遼遠末由尺書以訊興居雖然
在金華猶可言也今治在廬陵而某亦失於恭先長者
之問不敏之罪其又奚辭茲諗簡知賢侯創辟藩郡以
春秋康濟之學贊威文節制之師幕府有人風采震聳
伏惟驩慶深擬錦畫少叙賀私乃不知即赴瓜時莫獲
侍拜宗瞻翹仰徒切下忱欽以某官盤甬以蓬萊道山

之書縉筆以春濤瑞錦之作才美固超乎餘子之上矣而且造徹理窟湛如其局涵泳聖涯粹乎其宇允為儒家有用之學昭代必任之才綠水紅蓮暫焉借重紫樞黃閣政此需賢姑背日以斜飛即覽輝而翔集某鈍而弗穎方不能圓僅竊末科遽罹大戚問仕之念已懶矣丙辰誤召甚不願一出故山獨以君命莫違國恩未報懇辭弗允強顏一行僅至上饒時事駭目諸賢相繼去位臺諫與士為仇三學所斥逐諸生纍纍滿道景象如

此自知雖往亦決不能入其保社又聞新有榜約揭示
朝堂朝士不許上書對班不納副封者多不得對欲言
又復不可然又不欲默然不忠告而去妄陳封事以書
托丞相轉聞抱疾歸家杜門俟罪聖度天廣釋而不誅
僅從寢召罪大罰小愈不自安益密益深羹藜藿而味
故書不敢與一毫世事然而君親弗報抱歎尤多未知
所以自立以為始中終之孝者先生長者能不念而教
之乎拳拳曁望敢不稽首某久欲以賤姓名到几格苦

無其便茲永豐稅院豐城王丈元剛某之友也舊在端齋先生幕底去年四領舉今年復失南省不無問祿之想往賀端齋建臺又欲求小小辟闕然不敢自請竊知鄉先生為端齋所推重無言不誓以某邑子黨童俾以羽言為請於下執事伏惟春風齒頰特有以噓其枯而吹其生幸甚幸甚某末由侍坐請益惟切傾瞻聞有中庸解已成書便風賜副本鐫教尤感有鄉邦委策晚出之所當承奉併希融照

回鄭持正書

昨升父詹丈遞至所賜書陳誼甚高荷意深重某聞賢者在敝鄉久矣無由一拜乃今得觀偉論雖未識面而已知其心執事舉近世諸老及今諸公而勸戒之藥石之誨也抑近世諸老非某之所敢望也而亦不敢勉強也今時諸公其富貴則非某所尚也其人則某所不能為亦不敢為也無益之請如干與外事請謁州縣某平日不為之有請者必掩耳而走今亦無以此請者獨間

嘗作一二文字以習氣未除不能不拈筆弄墨耳然亦無害於道理乃作之未嘗有過實者也歛影韜芒慳惜咳唾自今亦謹聞命矣等時論如蛙黽之鳴遵大賢如規矩之正此則某之素志敢渝此言子路聞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諸葛孔明亦言但勤攻吾之闕今而後苟有過聳聞砭鍼新年許賜迂臨幸甚雖杜門當掃闕以俟奉荅草草伏惟孚亮

與提刑李後林

某伏自去臘仰蒙賜書嘗僭具咫尺謝不敏計徹尊覽
某是行趨京甚欲自屬邑安仁至統郡伏謁以洗尊慕
之渴以請開警之誨有定嚮矣不謂十七日離豐城纔
一朝夕忽王將使元剛馳疾足報敵騎已在隆興對岸
石頭渡欲過湖窺浙某深恐到使郡之後萬一道路或
梗不可得而赴京雖依二天之覆可以苟安然聞雞而
避不足以為忠死而無名不足以為節不仕則已既肯
出仕則事君當致其身身也者吾君之身也非某之所

能自有惟宜勇往前進捐軀效死於吾君之前以盡已之職分用是又不可得而進拜詢之道路至使郡自安仁而來尚須三日自使郡而出上饒又須四日中間豈不蒙延留數日則動是旬餘權其事體又不若以旬餘而亟趨君所也惟是豈無救急之著當言之事合條陳於吾君吾相之前者皆不能受耳提面命而去為之悵然不侍尊誨三年相望使治二百里欲一見而不得見抑天也夫雖然先生必時有便郵入京因風賜教千里

亦如侍席也某未邇侍晤又是何日向風依依伏祈以道壽重為國扞藩即歸禁近柄用以福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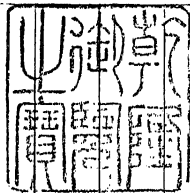
回文本心榜眼

某久不奉起居無時不仰德也去年春忽見當路辟尊年魁入幕府相去遙遠不知就與否又見吳同年節卿亦在其間料必有談笑青油之樂亦欲探便遣一書相聞而不能至秋乃見前之辟年魁者轉而為後之怪舉以駭以愕以歎以惜非為左右駭愕歎惜也以其好賢

之不竟也尊年魁清標勁節何疵可指特今之世喜佞
惡拂在在皆然必是積忤不能堪耳然終不見其毀日
月之辭前月道三衢會陳剡院景初同年方能言其故
果如某之所料此於盛德何損公論在天下曲直有所
歸矣聞居在茗霽之間佳山秀水應接不暇而耻堂存
齋二先生又居是邦必時相往來其樂可以想見也二
先生天下孰不知其賢而前此眼釘極其誣讎以相窘
辱天下又誰以眼釘為是而以二先生為非哉某前日

供職之明朝即伏闕下進一書言眼釘之日凡天下所
謂忠臣良士必皆污之以數百萬極重之贓以壞其數
十年自修之節正為二先生及平舟先生言也某之言
雖無補亦可以見積憤久鬱於胃到此即欲吐耳今何
如時而可使二先生及尊年魁者在野哉大抵今日上
下祇以北兵未退為憂而不以賢者未進為慮所謂元
氣壯則無外邪直以此等語為迂闊殊不知豈有天下
賢者皆聚朝廷而亡人之國者哉某雖不得數見廟堂

然每見必言此但羽言未足動其聽耳尊年魁自合經筵諫坡中人小亦當且儲之學館但恐尚執三考格法則未免又勞外任補考耳資格者豈所以待非常才哉



雪坡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坡集卷三十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戴衢亨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李大綬

謄錄監生臣沈應麟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卷三十一

宋 姚勉 撰

書

答安撫徐矩山書

庚申

伏自三月四日洊領尊賜翰墨嘗附便遞拜答比者恭
審出命中宸予環外服大則踐政塗之地小則歸從橐
之班綸綍一頒措紳交賀况於門人弟子六載間闊誨

侍自此乃日快厥心長有樞趨之便其喜實倍等倫方
欲馳牘以賀而又荷軫念再捧教函餽以賙其貧書以
發其陋感激交并有如先生時之正人朝之重望與西
澗葉先生在履齋更化之初蓋天下擬其為第一番召
客矣拂鬱公論以至於今今石相還朝無日不委曲為
諸賢地於是當召者始召而先生與西澗先生首在弓
旌之招矣前日公論之鬱者至是而始舒朝野蓋共為
之慶愜也抑齋意一二先生還已就治否但所慮者抑

齋老先生未肯便出耳愚意謂不如歸此二大老於朝
細氈廣廈珍閒之館以佚之別命時賢為先生及西澗
先生之代然後為得但未知愚說得行與否耳履齋此
番再相聲譽頗減於前不甚惡丁之黨而善類曾仕於
謝之時者每以為謝之黨某一日勸其召外間諸賢答
以外間今無賢可召某試枚舉未召者且及於福建路
監司四人履齋至謂葉先生為謝之黨某力辨其不然
而終不以某之言為是也今右相則不然內無私人外

無雜客進擬必詢於衆必出於公除目日有快人意者
若得政事一出於中書使得以盡展布天下庶乎有瘳
但今有用忠樸謹實之人不得用譁訐取名之士之戒
飭使所用果皆忠樸謹實誠國之福但恐緘默取容者
便謂之忠樸謹實切直敢言者便謂之譁訐取名則不
可耳今庸齋已不來西澗又未至在朝幸有王脩齋江
古心劉朔齋及洪恕齋數公耳而楊平舟已召可繫天
下之望更得先生與西澗先生蚤入氣脈必漸完復也

某待罪於茲家鄉不堪回首直是無况味所願武備修
舉今秋敵人不敢再渡所在殘破州郡漸漸修復鄉里
亦稍得如其舊故山可棲則汰斥而去甘矣浙西初有
缺雨之患今已霑足自江西來者亦云然一稔在望亦
可少遂憂國之願想治境亦更氣象佳好所望如此也
區區有懷侍日并謝

答提刑李後林

前者嘗附吳尉之便拜書籤室自後疊捧教墨嘗奉一

箋託鄱陽同年趙書記稟復茲於志夫處又得近所賜書敢因志夫之歸率爾具答秋壑先生歸相甚急意人才如庸齋先生之得溫陵陳千峯之帥廣右平舟西澗矩山三先生之有召命皆委曲為諸賢地也趙德夫之為秘書歐陽巽齋之為檢閱陳和平之為架閣又專以恬退而加旌錄近時後村復以秘書監召日閱除目多是快活條貫使天福宗社政本盡由中書太平日月可冀但有不能不過卷納牖處耳此更看天意秋壑安則

諸賢有望否則覆出者不知幾人矣履齋之初治原不
曾淨潔至於今倍覺費力敵國外患之稍紓法家拂士
之未有誠如尊誨秋壑先生未入國門前兩日之除授
既正相位後戒謹訐取名之指揮近者初四日元非貶
謫之天筆皆使人凜凜也九十日春晴霽少三千年內
亂離多吟哦此語每切浩歎所願今年秋風高時無去
年戎馬之事秋壑先生只在廟堂久之須有回斡機軸
否則裴度復出視師氣象便又非今所觀矣此間非可

久處之地家鄉又殘破無可歸賤累又衆其若之何先生丐祠今廟堂却恐決然未許且是脩齋古心二先生相與扶護甚至集賢亦甚相知決無履齋末路之危疑也鄉邦除人尚是此月十八日與新廣德趙丈交割必是二十日方去自五月十五日無太守至七月十五日左右方有之鄉邦近日不知更是何等模樣不堪回思也陳致廣府判廟堂甚注意次第亦必得麾矣平齋帥廣集賢蓋謂今年寇決不自廣至故欲以前此廣右規

模行之平齋素有威譽為廣人所信是以易節江上則
要做托裏工夫故用李叔興也志夫且喜已成事壬戌
可到殿可喜可賀學舍諸公本欲留之過十八建儲後
却歸志夫謂業已辭齋閣聞有恩例而復留似有顧戀
不若飄然竟去趨向如此亦甚高也集賢歸來且做了一
件大事甚幸甚幸此前時宰相所不能者也宗社無
疆之休宣鎖又是恕齋當筆拜相建儲已兩番大典冊
矣父子一家皆兼內外兩制豈人所易及亦甚傾意先

生令某導意某輪對在復月初或趨入此月末謾丐尊
悉令舛之闕某未知曾成否前者得其書云此辟若成
則可留鄱陽佐叔父城守故某以為不可今聞尊諭闕
與俸皆在建陽則無不可者矣終不若涵養望實待太
平之闕為尤佳僭越及之拜復草率萬罪仰祈尊察

答發運洪右司

某江西下士素欽先正之風節文章恨不獲身親而師
之象賢有人如老泉之東坡紫巖之南軒乃所願承下

風而望餘光也不自意癸丑僥倖誤恩時遇先生長者
彌綸省闈某得遂拜履幕下辱盼甚異又值褰裳去國
凜然高風萬牛莫能回之某雖欲再侍見不可得也僅
以拙句鳴心過塵覽擲自時厥後某罹天之屯值人之
否致命遂志於山林之間望紫氣如隔蓬萊弱水三萬
里無黃緣聽教誨獨日冀金昆玉友正人登用轉旋機
軸以福天下而眼釘未拔之日乃聞確執先正在寶紹
間介石之貞心不為利屈化絃既改盍似端平而猶煩

使傳何邪給餽之不窮議築之不擾簡在上心而擢用必矣某踈謏不足為時用去年鄉侯陳剛修家書能道執事先生力借齒牙餘論於公朝俾叨誤召不求而薦此前輩諸老之用心而今人之所無者某何以得此於門牆哉自為此來首合即以書謝又念執事先生方為古人之公某何敢為今人之私用是未敢然每念及此亦不免寶緘珍餽反拜先施某之媿可死矣回風畧此聲意又不能端且悉圖君子之歸為國士之報則所願

也伏丐賜察

與知軍王南可

某不拜儀範者十年不奉詢候者亦三載可謂取踈外於大君子之門矣然屈指當世人物則必曰執事念賢仰德此心實未嘗踈外也去年冬伏聞把麾橫浦清標勁節與庾嶺梅花相映照宜以一書賀然某謂履齋新更大化與先生長者非不相知要之則當使之柄烏臺清之則當使之望粉省不當淮陽汲黯平原望之也不

惟未愜公論亦未愜愚意故不敢以為執事賀履齋此行可為而不得盡為又竟成去去之日庸人孺子小夫賤隸皆咨嗟歎息滿道履齋身計則得矣如國何所幸秋壑來歸人望猶有繫屬前者賢之未聚自今猶庶幾此乎聚之執事行且召矣江上肅清一舟一騎不留實為大慶吾國永世之福吾相蓋世之功也頃聞大府管下數邑有寇縱橫不知信否此等饑民嘯聚料亦易帖妥之也外阻內訌一切皆息風寒數處一切用功必使

今冬以檄呼敵渡江亦不敢來然後吾民方有向安之望經綸之手恐不可袖也某敵鄉乃甘棠遺愛之地寇敵在近南北皆止五百餘里當事仕者恬不為備禦計已不能為而又忌人為之遂誤生靈化為魚肉延及清江亦同此禍言之甚痛也某待罪於茲念此全無好況所幸南寇既北之後漸可經理然神觀豈得頓如昔乎

云云

末繇侍見惟有匪朝伊夕迎拜脩門耳天向暑伏惟

為吾君吾國壽斯道斯文某不勝拳禱

回提幹陳志斤書

某相知以心不敢復為寒暄長語以溷聽瑩首所鑒察
某伏自去年冬得侍誨論無非適用之長算濟時之良
策使執事之說與某之說皆得行郡有城城有兵鄉有
勁旅豈遽易入入亦豈遽易殘破奈之何苟安者不肯
為嫉能者不樂為百計千端必欲撓敗萬一敵若不來
其說似未害也然敵在數百里間中間又無險阨阻障
豈有不至哉敵至而前之苟安者嫉能者皆受害矣以

此見天下未嘗有不可為之事亦未嘗有不能為之人
患有不肯為不樂為之人沮撓之耳豈獨吾州哉某去
年在山林時真自念未能有功於國深欲護其鄉乃所
以報國反覆思念惟有築城壁葺山寨而皆教閱民兵
以衛之貧富相資主佃相養一可以不費官司二可以
消弭盜賊三可以輯睦鄉里四可以防遏禍亂寓兵於
農相友相助三代之良法也而當時昏昏之人聽聵聵
之說第一不肯築城第二不許修寨第三不許教兵而

輕儇淺躁忌功生事之徒倡為讒言扇惑臺閫而不許
寄居干預之令下矣寄居與豪傑措置非自為也乃朝
廷之命州郡之請也驟請而驟罷之在某者固無所損
而一切寄居豪傑並不敢干與武備規模盡皆廢壞銷
兵燦矢自謂太平不踰時而寇騎至矣誰之罪哉天眼
昭昭必有受其責者也某去年山寨民兵既皆為所罷
無一可恃方只得為自全計謀趨召命前時毀家教習
所費甚繁無以為行計又一月而後能動所以不敢告

別者恐有牽率於左右也某正月三日起行又以辭免
校讐乞從舊班之請未下至豐城候之上元日方始得
報十七日起行至臨川則聞哨馬已在豐城隆興對岸
矣去鄉一百二十里履平地而入空國知必受禍但此
身已出歸亦不能徒手搏虎徒自悔自恨日憂日愁奈
南鄉一帶雖有尊契兄之可恃而在城則如之何某離
郡後鄉曲更無一人自西來疑慮日甚至玉山風坪聞
清江一走卒風傳吾郡已破尤未之信至白沙渡遇陳

刪修之子擁院來迎其父得其家書則吾鄉郡果被敵
哨矣西望慟哭更無如何只得且入京國二月十二日
供賤職時已有所聞知尊契兄以兵與敵戰得馬及敵
首級上之宣閫其事甚偉與今之擁重兵不敢出戰者
萬萬不侔見履齋相君時即以白之履齋亦甚稱賞云
待得實當旌以官惜宣制二司不肯申上某三月十八
日得家信得田教授信方攜往見東閣見都司欲為申
述不旬日履齋又去矣履齋初欲使其歸仕經理某以

掣肘者未去力辭之幸而不來來則又進退維谷也右
相以今月二十八日入朝公道開明所行皆是快活條
貫宣局已罷制閫已除世界漸漸有分曉賞功之典必
次第舉也倉司有申徑申朝省如何他多欲言紙窮莫
究有便時賜誨者幸甚

雪坡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卷三十二

宋 姚勉 撰

書

與太守陳舍人

竊維英人偉士之見超出物表不在於尋常世俗之末
故弗敢以寒暄問候語溷仰祈委照某伏自庚戌年游
京庠其時值執事以龍韜虎鈐之學冠天下多士魁躔

炳耀可望而不可親惟日尊仰且聞前此在學舍時上書擊臺臣之奸鎮泉臺日以身拯朋友之難皆蹈危機而不顧義氣薄雲尤所起慕也豈謂有幸自天天子為高安郡擇牧畀以麾節以殘破燬蕩之地人所畏避而還定安集之責公不辭難非世之英傑志在康濟者何以臻此某受屢之氓仰庇蘇天自今日始松楸桑梓皆獲存全尤切自慶不獨為公朝得人慶也伏聞除書喜極欲舞而靈蚪神螭變化莫測竟莫詢其蟠止之地無

繇厠燕雀後疊辱枉顧謁謝弗能可勝抱愧茲審朱轡
涖治玄纛開藩千里驩呼可想而見某欲旌賀悃輒奉
尺書臯緩有誅尚祈矜貸江上奏捷北騎已無南牧政
可為備禦計右相秋壑先生眷知明府尤厚宏材必可
盡展布也鄉邦幸甚某末繇侍拜時暑向炎伏惟為廟
朝民社重告成而後即有峻除京師百爾翫令一當遵
奉

與太守陳監簿

某瑞之新昌人也。今家於郭瑞素在僻鄉實為樂土。何嘗識所謂兵革。今年狗咬石之戍撤。乃正月二十二日。遂遭北敵之禍。北敵既去。鄉寇復挺。乘亂劫財挾怨殺人者。往往而是。二月十五日。宣閩趙相始檄李虎者來任經理。是豈經理者哉。瑞之民遭敵之禍。猶輕。遭寇之禍。為重。遭寇之禍。猶淺。遭虎之禍。尤深。瑞雖小邦。財寶饒裕。舊椿新積。計有銅錙百萬餘緡。去年鄉之寓居陳府判丈。上中時官田府教。下微嘗共懇舊使君陳剛修。上真下子

請於朝撥少費築一城以為保生靈之計城小費狹分
功任事殆可如古所謂三旬而成陳剛修初甚然之竟
搖於異議而止茫無備禦敵在五百里近耳何憚而不
來魚肉斯民言之可痛然敵志金銀而已府庫則如故
也厥後州吏焚州縣吏焚縣市井惡少焚市井府庫始
為健吏惡少交有之而李虎之初來亦尚有三十萬也
存於官者妄支搜於民者自若至四月十七日與陳武
魁交割則僅餘二萬矣虎之禍不深乎使朝廷遣武魁

往牧之時中間無偽作瑞民留李虎乞再任之請則朝廷所頒告命可以作人趨事赴功之心大家出力輸財足以為鄉里築治城壁之計猶可冀其修復也會不半月而李虎復至鄉邦之民何其重不幸邪虎已南竄郡庶有瘳但今者上無守臣下無僚屬官府不立其亂必有甚於前李虎所屯之軍安保其不縱掠鄉井方定之寇安保其不再挺桑梓痛切於心不能自己此月初十日往告化地乞為瑞早擇良牧化地答以今欲以知廣

德陳君往撫摩之且謂某曰此文有水壺之清且加意
民事又曰乃某鄉人素知之時大理寺諸官同在坐化
地復顧葉司直曰識此人否答曰識之果如師相所言
某又言鄉邦無主乞早出命曰已擬進矣某感悅而退
午後而命出又數日而趨行之命出雖某未及拜識私
竊為鄉邦喜之敢乞薰慈矜念新治驅車過往以慰竹
馬歡迎之心幸甚幸甚鄉邦雖曰殘破二邑幸存猶可
經理長才敏手尤是不難第某有千慮之愚敢獻涓埃

以裨海嶽乞免今年上供以寬民力一也勿廢前日城
築之規以防不測二也仍請前日陳武魁所給之告命
以省科降三也乞籍前日李虎所卷之財賦以助經費
四也乞押回李虎所屯驕恣之軍以紓郡計五也填本
州廂禁虛籍之兵選本州麻塘寨伉健之卒以壯城守
六也戢姦吏之變亂是非去黠譁之把持獄訟以息民
隱七也寇盜之實殺人者誅之寇人而反誣人劫已者
察之以釋寃憤八也土豪之實能戰敵者旌之里寓之

冒功希賞者抑之以昭懲勸九也幕僚之廉勤公明者
進之屬吏之陰受賄賂者退之以明曲直十也凡此十
事畧助高明未見而言良深戰悚但見同館王大著言
判府平日博採人言不棄葑菲可行者必見施行故敢
狂僭伏惟憐其區區念鄉井之心而惠察之

答太守陳監簿

比者不揆僭躡以短書塵瀆仰蒙損答又辱推哀窮悼
屈之念昭舉直錯枉之公尤深感慕郡兵西來又拜賜

翰偶值匆匆去國稟答未能既次上饒方獲治狀具復
臯緩戰悚伏祈恕某竊聞下車以來惠春威秋鏡明
衡平千里畏愛幸甚幸甚繼自今某漱石枕流於泉林
之間實在受賜一氓之列何如其喜築城一事誠如台
諭當此郡帑赤立某何敢責去年之易於今日之難然
遇明府長才如此今亦是人心畏難可以經理之時矣
今不圖則瑞陽決無有城之日雖賢相秉鈞檄敵亦不
敢再至敝鄉無城亦可然使有一城為佗年悠久憑藉

則是明府萬世之甘棠也惟明府實圖利之某汰斥之
餘自當杜門省愆豈當復開口言事慨念鄉邦不能隱
默強復一吐萬望赦而不誅某區區狷愚雖蒙君相眷
知而忌嫉者衆加以時復妄發積忤於人此言者指其
為履齋私人黨援履齋欲搖局面鑄秩放罷天子不加
誅宰相不見斥罪大罰小亦可謂甚幸矣日俟威震未
斧躡未嶺海之前皆明府為之二天也敢不稽首某旅
窮無以供道里費方此干趙小山借一舟以歸得即可

行伏謁非遠請驅委致頌禱輒剪浮辭仰冀台察

答新昌應判縣

某為邑受屢氓乃不獲一識執事雖不識於目而已識於心執事蓋孝而忠仁而勇者也今年春敵自富川突至我瑞陽自太守而下至佗邑令簿尉莫不委而去寇退則歸其官謂已修復至有以是求賞獨聞執事毅然弗去其邑誓以身死官邑民恃以按堵敵後二邑寇盜起獨新昌無之間有鼠竊狗偷警其一即百懼環境帖

息此非德化之素洽愛威之相濟安得至此執事又閉口絕不言功尤甚盛德某平日心敬執事及聞此益信所欽右相初坐廟堂某即以告願先賞以為天下勸右相甚然之獨以郡三易守臣未有以聞者亦嘗以書告之族黨鄉里朋友新候陳監簿至必有以請者也執事未嘗求以是為功某亦非以此內交要譽於執事顧天下公是之理如此耳故不敢以此聞左右遂久闕書使西來反辱翰墨賜益使人重媿也某族黨與先壘在新

昌者蒙庇右幸得存全廬在高安雖不為敵所燬而從父從兄出避於鄉者乃為強豪之寇所賊似此况味誤除何榮深恨不盡被二天之賜也邑士民德執事深有社稷尸祝之意近有書來俾某記其事雖筆拙不敢辭非久當有以求教使旋姑此具覆冗不能細伏祈矜照

與萬京教書

某奉別誨言倏四閱月拳拳尊仰未始敢忘曩旆從出修門時一簪盍甚欵兄歸未幾而某以罪斥去矣鳩止

於枋鵬運而南升沉已異瞻望無從惟於泉石間拭目
燄燄耳茲者伏審䟽寵中禁講道外雍衿佩交歡縉紳
胥慶惟是畿泮號小賢闕天下之英俊所萃上又復開
遊學之路侈袂方履輻輳皆來模範之儒不可輕畀式
新擢用允謂得人尊年契兄長粹學清才冰潔玉立自
合即着之木天米廩君相欲養其雅望故敷歷而後用
之峻除只在旬月中要路亦特跬步間耳某前此所以
欲得都騎小為武林之留庶幾兩次跋涉之役可省惟

是恬靜之素不可奪必欲且為西山南浦之行歸歟未
幾遂諧榮上某前之言驗矣今之言當即驗也嗣賀不
一而足行其所志輝耀鄉邦幸甚某無似麋鹿之性只
合山林鴛鴦之行豈其所稱且又方心拙喙動觸黃間
之機汰斥宜矣亦可謂幸矣邦有道貧且賤焉雖自若
可耻人之所惡已則不敢去也安故山而讀古書外無
烽燧之憂內無水旱之苦荼亦甘矣有可賜教者毋吝
是望某未卜瞻晤之期時中伏惟為斯文壽重即前穹

擢有鄉里委願備牛馬走

通提刑鄭南谷書

某山棲淵潛本不當拜諸公貴人書然在門墻為子弟
又不敢以此論仰祈矜照某昨者扃柴正緊咬菜甚甘
忍脚不牢輕於一出且方心硬喙豈朝班人物雖無蛾
眉之可嫉而衆女之謠詠蝟興指其為履齋私人斥之
使去芟製荷衣退脩初服甚宜也無所怨尤獨念丙辰
返棹水鄉適遇先生商羊里第得承警誨如見天之廣

大此行之歸則先生持節在閩可望而不可即悵萌遂
茅塞耳在京時又蒙先生遺之書重之餽雖嘗肅報而
辭不盡情甚以為不滿君相急賢即日先生鸞臺鳳閣
上某山之巔而耕閒水之涯而釣寂瞻望當益遠念不
可無一行字見勤翹道感激偶有便駟輒敷下忱仰冀
垂察某附有微懇清漳僉判鄧從政名方淵溫陵人登
癸丑第於某為同年而在使部為屬吏發身白屋無蚍
蜚蟻子之援孰與翼而飛之者幸遇先生慨念寒峻不

棄葑菲可有大造之望第列城百寮徯春風仰膏雨者不知其幾又無緣可以自見知某辱眷遇不薄求一羽言以千鈞某以同年之義不得辭也此同年文而有吏材賜巖洪察院先生嘗薦舉之賜巖端人正士蓋必有以取之矣某何敢私於同年有情哉惟先生亮之

答許司門書

伏自去冬郭文德甫自大府歸辱賜書極見愛厚匆匆具答未之能細也又勤使人遠餽函牘尤感以愧某山

林麋鹿之姿本非班行人物只當茂林清泉自安其適
忍脚不固輕於出山然亦是去春頽洞之時主憂臣辱
不敢潔其身以亂大倫只得出而不處或可吐其欲言
之蘊也君相眷知不次待遇甚非所稱亦由此故取嫉
羣小遂觸駭機八月十一日輪對之疏讀之者已怒生
癭矣十九日早宰執過新益堂會講周易正講到否卦
某適當之因說六二包承尤前日之大人六三乃不中
不正之人和附六二以取富貴致身高位所包者羞愧

而已雖自己不知耻而天下之人實耻之故聖人言其
位不當此語遂大忤一執政說至九五繫于包桑又言
休天下之否轉而為泰固善矣然天下之禍根不去則
泰亦未可以長保孰為天下之禍根前日致亂之奸人
已驅而復來者是也此語遂大忤一近倖是日雖蒙壑
相先生有和而正粹而嚴六字之褒而忤者深惡之矣
某但據經論理告諸君以否泰之所由致庶幾天下常
泰而不否豈復顧一身之否哉不旬餘而以罪斥去退

甚甘也但是憂治危明疚焉在念而又鄉間兵火之餘
荆榛瓦礫在目流離者未復業勞來者不究心使人懷
抱作惡以是多感成疾所幸一稔在望可作飽民日願
相衮且留扁面凝定則江面亦無可事與擊壤父老雍
容田里儘樂也尊年家兄慷慨拔俗之標卓犖不羣之
度摘髭科第為時一出近在朝夕與退斥者却自不同
毋煩軫記令弟瓜期在邇行道之初更望益加培植今
年見邸報得西澗葉先生舉文華科目極為贊慶但此

後出人之門必皆如西澗先生而後可否則當如前輩
繳還舉削賦如公安用此門生者可也前日或為其場
屋所知或與之鄉里有舊不妨畧有私情然舉世自有
公論不可如為元規塵所汙也

此為其前此受人舉自代而言

以遠大

期吾同年不覺僭越亦以致其愛助怡怡之際願以朋
友之切切惻惻者及之幸甚鱗魚之惠極感無以報施
黃檗山茶一掩聊奉晝瀹以搜攪胸中書傳之香秋風
捷音嗣當貢賀仰冀尊察

雪坡集卷三十二